



有一张纸条在飞

言午

喜悦尚未褪去,悲伤就已经挂满面颊。罗本跑到看台安慰他儿子,儿子又是那样伤心地哭倒在妈妈的怀里,瞬间,足球化为世间最高贵的圣果,感天动地,天人共鸣。

我是想到了荷兰人要输掉这场比赛的,很多事早有定数,这倒不是重申“在江湖上混,早晚是要还的”这句话的远瞻性,而在于凡事有度,过度必自毙。罗本演得太早,如果他把演戏的独门绝技放在后边的比赛中,或许还会登上更高一级的舞台。范加尔呢,假如他收一收,把对哥斯达黎加的最后一秒神奇,留在对阿根廷的比赛中,很可能就是创造荷兰足球历史的那个伟大人物。风流要还风流债,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荷

兰人用血打造的黄金一代,被小罗本哭得心都碎了。人无心则无魂,记住这伤心的一幕,小罗本能够率领下一个黄金一代举起世界杯吗?

伤感总是难免的,一代代人的离去,如同历史一页一页地被翻过,所有的故事终将要随着趋黄的纸张而尘封于世。这个时候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历史不会被人遗忘,当小罗本在多少年之后夺得大力神杯的时候,他的眼前一定是这一天老爸离开圣保罗竞技场的那个有点弯曲的背影。这就是激励,德国人一直记忆着12年前被巴西人打败的那段历史,“12”是他们必须用血肉之躯粉碎的恶梦,这就是义无反顾。阿根廷人把24年的耻辱看成是“吃屎去了”,主教练把所有的队员讲得泪水横流,“24”是他们必须以死强渡的大西洋。

巴西世界杯到现在为止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技术已经不是足球场上唯一的王者。意志品质,革命的斗志,必胜的信念,甚至是民族的荣耀,国家的形象,都在激励着队员勇往直前。巴西队没有明显的技术和战术上的缺陷,他们缺的是在没有内马尔和席尔瓦之后的那种“为兄弟们报仇”的血性。荷兰队踢得总是让人充满希望,又总是让人提心吊胆,他们内心的那么一丝阴暗,关键时刻每每作祟,已经伸手可以摸到裙子了,却又让裙子随风飘去。

有技术又有拼劲的阿根廷碰上有点技术又浑身都是拼劲的德国人,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好选择,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最好的一届世界杯的评语。火星撞月球,地球人都知道肯定是火光四溅,陨石满天飞。当然,德阿两队的经典故事发生在八年前,德国人

凭着手里的一张纸条,猜中了阿根廷人踢出的七个点球中的四个。本次交手两队又会演绎出什么流芳百世的故事,是重复历史还是创造历史,值得期待。我想,阿根廷的优势在梅西,至于德国,我怀疑他们的枪里还有没有子弹,拼刺刀在现代化战争中是难有用武之地的。

而那张飞了八年的纸条,这回又会落在谁的手里呢?



中国社会没给足球留出空间

□崔秋立

别看电视连轴转,熬夜球迷几千万;别看中超联赛热火朝天,其实,中国社会并没给足球留出空间。

上世纪80年代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们都觉得大保守,不过瘾,从娃娃抓起,猴年马月才能出成绩?现在来看,老人家不是保守,而是过于激进。当时尚在娘胎里的娃娃,现都过了而立之年,中国的GDP打着滚地翻了儿番,而足球却如黄鼠狼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80年代初,容志行、古广明那一代,恐怕是中国足球难以企及的水平,1982年差一点打入世界杯,因沙特故意捣乱,中国最终名列第三未能出线。要知道那时世界杯足球决赛圈只有24支球队,亚洲、大洋洲的名额只有两个。而现在,亚洲名额变成了4.5个,中国却连十强赛也沾不上边。不是没下力气,引外援请教练派出国花大钱,特别是搞了职业联赛,每年都有几十亿的投入,但足球就是床底下放风筝——一起不来。当时有人说,人家吃肉,我们吃草,人种不行,后来一代接一代喝进口奶粉长大还是不行;当时有人说,人家到处是球场,我们连个草坪都没有,现在俱乐部的球场都是一流的排水系统加超豪华的进口草皮,还是白搭。

究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足球人口”太少,没人玩。这从根本上限制了足球发展的空间。

央视评论员解说时羡慕荷兰踢球的人多,但这绝不是足球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在德国,在巴西这个比例只多不少。而中国足协的数据,国内足球注册球员只有八千。当然,我们的注册制度可能有些问题,但就算放大十倍,甚至一百倍,全中国也不过区区八十万。为什么踢球的人这么少?不是中国人不爱足球,不是没有能力搞足球,而是受困于我们的生存现状和生存理念。

现在每个孩子身上都背负着延续家族兴旺或者是翻身致富的历史重任,从一出生就要求“决不能输在起点上”,“小升初”、“中考”、“高考”,一个接一个,进了大学就要当博士,或者朝公务员使劲,30岁之前,哪有时间去玩足球?

足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活动,是幸福人生的一种体现。国外那么多人踢足球,恐怕没有几个是想要踢出名堂,出人头地挣大钱的。而我们不行,我们的价值指向是功利性的,即使被允许踢足球,也是因学习不行看看能否搞个“特长生”。

尽管世界杯转播红红火火,有几千万人熬夜看球,但估计都是些大人或是像我们这种无所事事的半大老头。即使放了假,父母也轻易不允许孩子熬夜看球,不放假那更是绝对不行。看足球都不行,别说去踢球,因此,“从娃娃抓起”,想得倒美,有娃娃让你“抓”吗?

足球兴衰的根本在于社会的价值理念。孩子们的自由空间才是足球发展的空间。如何改变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能不能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空间,是一个需要研究讨论的社会问题。为了足球这点事,去改变生活和生存价值理念,值吗?在很多人看来,恐怕不值。当今社会的主题恐怕还得想办法刺激人的欲望,激励青少年奋斗成才,从而谋求经济社会不断地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总是硬道理。幸福愉悦宽松优雅的生活虽然有人在谈,但那略显奢侈,离我们还很远。

既然如此,就等等吧,不着急,看着别人踢就挺好。

库伊特:向后的智慧



麦家: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被誉为“中国特情文学之父”、“谍战小说之王”。现任浙江省作协主席。代表作品:《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

□麦家

我行日夜向江海,
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迷天远近,
青山久与船低昂。

——苏轼

如果说德巴之战是一场荒诞不经的命运交响,是响彻寰宇的嘹亮高亢,是大开大阖的预言神谕,那么阿荷波澜不惊但暗流涌动的鏖战,则已

然回到了云淡风轻,小桥流水,回到了悲欢离合的烟火人间。点球决战只是胜负必须的选择,无关优劣,更无关恩怨情仇。向上是响亮台阶的色彩,向下是信手涂抹的音符。所有人都懂得这些汗水和泥土的微妙,大路正在骑士的口哨声中无限延展。

关于比赛的主角,梅西和罗本,两个激动人心的名字,两个臻于极致的名字,两个足球的名字,如同文学的博尔赫斯和卡夫卡,超越阴谋和死亡,带来阳光和空气的滋养。他们在我心中有着同等的形象和质量,关于他们,“我已不敢再用空泛的比方去玷污”。沉默的时间比尖锐的匕首更加锋利,我需要更遥远的思考才能适应他们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命运。

如果你始终关注荷兰足球,关注他们热情洋溢的进攻哲学,那么,君临天下的范巴斯滕,才华盖世的博客坎普,少年得志的克鲁伊维特,大刀阔斧的范尼斯特鲁伊,呼风唤雨的范佩西……这些天赋异禀的冷血杀手,威震天下的神兵利器,可以轻易占据你思维的重心,并迅速蔓延开去,成为天鹅,烈酒,青春,抽象画和无需解答的秘密。唯有库伊特,这位才华短促个性平庸的劳动模范,这位从不显山露水的工兵,过于真实而仿佛虚构——虚构在哲学的荒漠或记忆的侧翼。

荒无人迹的沙漠往往暗藏了一片葱翠的流光溢彩,浅显的道理能够轻易激发玉石俱焚的勇气,但向后的

智慧却可以随手拈来一片海阔天空。34岁的后卫库伊特与26岁的前锋库伊特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惊扰,少有喝彩,依旧只是一个一个坚实的脚步刻下了些许珍贵的事实,依旧只是在掌声的背面,在灯光的彼岸,撑起一片没有烈日炎炎也没有暴风骤雨的朴素天空。他的存在似乎总是那么无关紧要,但终有一天,他的不存在将引发许多人怅然若失的怀念。

由前锋而中场而后卫,库伊特绝非第一人,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耶罗、范志毅、谢峰、阿兰·史密斯、蒂亚戈·席尔瓦、车杜里……他既不像皮尔洛技术性后移那样带来了战略革命,也不同于马特乌斯拖后那样重新建立起清道夫的战略体系,他只是向后了,带着集体的荣誉责任,带着存在的道德勇气,服从于光明的故事,服从于范加尔的掌纹和主义,就这么向后了。于是,伴随着创造的拘束,缜密的结构,伴随着沉稳同步的呼吸所摇曳出枫树叶的沙声,橙衣军团不同以往的从容和庄严构成了阿基米德完美的数学公式,而库伊特正是那个安抚人心的支点,天才无法战胜的支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支点,也是唯一的支点。

巴西人患得患失的错误经不起失败,但荷兰足球求仁得仁的真理不怕失败,我期待更多的库伊特在春风中迅速生长,“无冕之王”终能收获一片丰饶富有的伟业。

葵花宝典

□王大为

要问中国足球有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要看荷兰阿根廷踢足球,俨然两个公公在梦游。

千年王八万年龟,要想活得久一点,最好是能不动就不动——这是萨维利亚总结自己四十多年的足球生涯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早些年在国家队,他司职中场,得到了“四不”好男人的极高评价:不跑动,不抢断,不射门和不犯规。虽然只出场四次,但队友对他记忆深刻。马拉多纳虽然抽烟抽坏了脑子,但一听说他就想起了:“哦,是那个懒人啊!”

阿根廷人只吃牛肉不吃王八,萨维利亚的“龟派制胜论”很快得到了足协的高度重视。二十多年没进过决赛了,得来点儿特别的招数了,于是

他很快被委任为主教练,得以在全队认真灌输龟派理论,迅速建立王八战术体系。

关键的战术要用在关键的时候,特别要用在对付荷兰这样的嗜血动物身上。对伊朗时,萨维利亚曾经让梅西试了一次。深得老萨真传的小梅收敛了杀气,隐忍了整整九十分钟,在最后时刻一击得手。于是乎对范加尔,老萨也想这么干。

但范加尔已经不是打西班牙时的范加尔了。半决赛前,对中华文明顶礼膜拜的范加尔从莆田少林寺请到了红叶禅师,专门讨教破阿根廷之术。禅师与他在圣保罗的一个密室里谈了足足三个时辰,临走前给他留下了一本名叫《葵花宝典》的秘籍,反复叮嘱说:按此书所写要义修炼,内功必在短時間內大进,不费吹灰之力就

可击溃强敌。

送别禅师,范加尔急唤罗本、范佩西演练练习。鉴于时间紧迫,直接从秘籍的第二页“辟邪剑法”进入。一看到“辟邪剑法”这四个字,范加尔就喜上眉梢:我早觉得老萨这厮有些古怪,今日就用这招灭了“萨邪”!

对决开始,罗本使出了密宗剑法,范佩西则祭出了气宗招数。要了半晌,俩人总觉得像是拳拳打在了棉花上,有劲使不上。任凭范加尔督促呐喊,还是回天无力,败下阵来。赛后,范加尔拿着《葵花宝典》,百思不得其解。罗本小心翼翼地:师父,咱是不是落了一页没看?范加尔猛然醒悟,打开书的第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八个大字: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